

# 歸鄉路上的“人情劫”

1994年正月間初入東莞工商報，隨報社總編輯王峰到創維集團東莞電子廠採訪，來自香港的廠長陳偉光接受我們採訪，中午請我們到香格里拉酒店吃飯，陳偉光大大方派我們每人一個利是，我不知所措。隨後，陳偉光給餐台邊每個服務生派一個利是，還叫來領班，給她一疊利是，吩咐她幫忙到廚房每人派一份。我在心裡說，香港“老闆”怎麼這麼大方！後來偷偷打開利是，裡面只有10元。

在廣東逾20年，收過同事1元的利是，絕大多數是5元的利是，偶有百元利是。返利是乃廣東春節一景，未婚男女向已婚人士返利是，單位同事向領導返利是，圖的是熱鬧吉祥，不為金錢多少。

春節回鄉，妻兒沒有同行，沒有收利是欠下人情債的顧慮，我一身輕鬆。自己從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回到相對落後的鄉村，總不能讓鄉親掏腰包，占他們便宜吧！

慶倖只持續了一個晚上，就被鄉情裹挾著投入一場人情遊戲。

回鄉前，按照廣東風俗準備了5元、10元、20元、50元、100元不等的利是。

正月初一晚上回到家鄉，第二天就遇到了難題，沾點親戚關係的鄰居登門拜年，帶來了酒和點心，還給年邁的父母送上了千元利是。這份大禮如此昂貴，必須歸還。再掂量一下隨身攜帶準備見到孩子老人派發的5元、10元利是，突然起了疑慮，小額利是能派發嗎？求教於鄉鄰，得到的回答多少有些令自己尷尬：“這裡沒有百元以下利是。”儘管誇張了些，卻說出了一個基本事實。

後來在學校旁邊一家店裡見到幾個晚自修的學生，拿出來的都是百元大鈔，問他們，說是收的利是，基本上都是100元的。

熟悉當地利是行情的村鄰說，當地利是有100、200、500、1000元的，但都是一去一來；做生意的大老闆，幾千塊錢也送，那是有求於人。

村裡一個畢業工作兩年的大學生，被告知春節回家花光了帶的大幾千塊錢。若在廣東，像他這樣沒有結婚的年輕人，不用派發利是，還能得到親友不少利是。

利是是不敢隨便派了，但親朋好友的禮物和給父母的利是卻不能不記住。

於是，自詡大方的我成了家鄉最大的算計者，算計著送誰還誰。

事情很快起了變化，親戚和族親的喜酒很快擺上來，滿月酒、周歲酒、10歲酒、大壽酒、結婚酒，都集中在春節上演，大多挪了日子。光初八一天，3個宴席同時擺上來，請客的族親從初七開始就一個個登門盛情相邀。按照習俗，這一天熬夜，客人送禮，入座，然後熬夜打通宵麻將，次日早餐和午餐再入座，主家三接四請，有的開著車來接客。

實在抽不開身，往往提前送上禮金，藉口同學有請逃避，主家倒也理解。

大街上，醫院門前的一側道路被主家搭棚擋住一方通道，醫院救護車只能從另一方向出進。後來在街頭閒逛，市場旁幾十米範圍內就有3個喜棚。到熟人家聊天，不斷被預告孩子過幾天或不久大婚。做小產權房開張的鄉親還盛情邀請我撰寫他兒子婚禮的答謝詞。

春節到城區看望老師和同學，向同學打聽老師近況，因為想看望的老師太多，太多老師自畢業後就不曾見面。同學善意提醒，大過年的，去老師家總不能空著手去吧。我與家人回程車尾箱擁擠，只帶了換洗衣物，沒辦法多帶些土特產之類。向同學打聽送什麼禮物好，同學如實相告，最起碼是一條煙一瓶酒，一般是400塊錢一條的黃鶴樓。同學還補充一句，現在同學見面，不上40塊錢一盒的煙都拿不出手。我咋一咋舌，不敢接過話頭。我不抽煙，但手頭帶的是一二十塊錢一包的廣東煙，心裡慶倖自己不抽煙。

我想見一見所有健在的老師，就想看他們一眼，就為了

同學錄裡有的老師名字上的黑框，我怕再回家時有的老師見不到了，可我沒帶那麼多錢。

突然想起家裡房間裡擺滿一排的煙煙和點心，足有幾十份，都標著熟悉的名牌，但不清楚價值幾何。向家裡人打聽，知道有的值10多塊錢，上百塊錢的也有。

在家鄉的十多天，連日開車出鎮，都要經過市場旁的門洞，轉到舊政府所在的東街上公路，道路兩邊是密密麻麻的煙酒點心攤。店家放一個架子，將驚人一致的紅色系的禮盒擺上架子，層層疊疊堆上來，架子前面和兩側再擺上高低錯落的禮盒，架子後面扔著打開的包裝後的空盒子。這些攤檔簇擁到道路邊，尤其在連接公路的丁字路口，將原本狹窄的人行道全部佔據，部分禮盒擠佔到水泥路面，令出鎮路幾近癱瘓。

初二那天早晨，看到這般光景，我下車步行到路口，幾個穿制服的民警和未穿制服的人正在疏導交通，指示車輛不得左轉，只能右轉到沒車的地方調頭。向沒穿制服的工作人員瞭解，知道也是員警，臨時趕來，來不及穿警服。說是連日加班疏導，每天要堵一兩個小時。

幾天之後，拜年高峰過去，返鄉的車流陸續離開，街邊的臨時攤檔攤檔退場，道路恢復平常的秩序。

那天晚上散步到村支書濤家的商行，前些天，他們家在商行前空地上搭起一個藍色雨篷，擺賣各種禮盒。當天禮盒不見了，但雨篷猶在。向濤濤家人探問商業秘密，他們並不隱瞞。

濤濤家人說，當地越貴的煙越賣得好，都是送禮用的，買的人多是外面回來過年的人。有個從廣東回來的老闆，要看完12個親戚，一次在這裡買了12條單價400塊錢的黃鶴樓煙，還有5箱單價700塊錢的酒（一箱裝6支酒），平均給一個親戚送的煙酒起碼五六百塊錢。商行在當地代理了稻花香酒，這個品牌就賣了1000多箱，

但賣一箱酒只賺幾塊錢。不過，當地零售店不用納稅。

當地賣的酒分不出不同檔次，最便宜的酒只要十二三塊錢，低檔酒都是專供農村市場的；最貴的酒要三四百塊錢，也有不少人買。

他們有買，如今越高檔的煙酒越有人買，都是外頭回來的人買。回來辦喜事的家庭放的煙花也多，消費水準還是蠻高。

春節回鄉，見到有的村鄰因送禮斷了交情。一個常年在家的但跟子女分開單過的老人，回村裡給生意歸來的族親送上賀禮，還替兒子帶來了一份賀禮。大約族親念她孤苦一人生活不易，堅決不肯收下禮金，還以“人不到，禮不收”的習慣，拒收老人兒子的禮金。老人覺得面子上過不去，返身就離開了。後來說起這事，她的理解是族親嫌她家窮，看不起人。她說以後不來了。我想勸她，族親應該是好意。但不知他們曾有怎樣的嫌隙，終究沒有替人說理。

春節期間跟許多人聊起賀禮，大多對禮金沒有過多說法，認為都是你來我往，卻對主家的通宵麻將褒貶不一，有的人一夜賺回禮金還有盈餘，更多人抱怨送了禮還要賠上輸的錢，往往輸的錢比禮金還多。

初十一晚透過氣來，晚上冒著寒涼鎮上行走，同學家搬到另一處，按照門牌號碼尋過去，大門緊閉。試著敲敲門，沒人應，推一下，卻沒上鎖。一陣煙味撲面而來，3桌麻將擺在廳裡，打麻將的客人有點不解我的敲門舉動：“怎麼還敲門？”我的疑惑更大：“家裡開了麻將館？”同學聞聲從里間出來，門開處看見里間麻將客紮堆。同學面帶驚喜，遲疑了一下：“這不是麻將館，家裡來了客。”突然驚覺碰上同學宴席。

細問所為何事，原來同學節前搬新居，當天安屋宴客。見同學待客繁瑣，不便敘舊，我又不會麻將，匆忙送上禮金告辭。

家鄉的春節遭遇倒春寒，站在屋裡都冷得發抖。我產生了逃離的想法，儘管年假還沒用完，但鄉村不宜久留，因為只剩下路費了。

# 無聲嘆息

如果兩人都理我我還能承受嗎？難道是我自找的，一次次的散心，一次次的傷心，這次說是旅遊其實是去散心。當時報了最貴的團，是最近的天數的，行程也滿滿的，日期也可能會和親戚碰面，可還是報了。這樣可以早點離開，不去有時間煩惱這件事，我也來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。

我和田聊天，田都不知道怎麼和他說話了，一說話她就生氣，我們曾說過不理他了，省得讓她生氣傷我們，哎！背地傷你，當其他人面又和你好，好可怕。話好說，情難收。

中午他不在，我和田就在會議室吃，金提到到玩去的照片，說要發微信，就隔著玻璃和田說笑了幾句，她突然去金那把話題轉走……開始與金開玩笑，一會兒她走了，我們吃完了，田去金那看電腦，聊了幾句，金讓她去給買飯，結果她突然說句，你身邊有個大美女，讓她她給你買！後來金問你說什麼，她說沒什麼！這女人怎麼了？這是針對誰那？田當時很生氣，也很無奈的走出技術部。那天她遲遲不吃飯是再等金一起吃。已經好幾次了！事後再公事上找了田的麻煩，田說看來以後都不要和男士說話了，省得她生氣傷我們。哎！為什麼用她的錯誤懲罰自己，是啊！我何嘗不是那！我們彼此已經除了查錢開票不再說多餘的話，加上我都很老實了，她也不會明著傷我，公事目前她也沒找到機會。

今天一時生氣又把他刪了，這次他讓我刪的，刪就刪唄！我變了嗎？他說我變了，這是我刪他微信同時彈出的最後一句。這樣的壓力之下我能不變嗎？還調侃我……傻瓜！昨天已經讓我覺得難堪了，昨天愛搭不理的今天又來招惹我，是覺得我好玩嗎？故意讓我難受，好糊弄，好欺負，討厭現在的自己。這次估計不會在加了吧！他目前沒有申請！做朋友不能一廂情願，也許他真的不在乎我這個朋友吧！雖然我有無數的疑問，也許都得不到解答了，也許一個冷淡的“哦”字才是他的回答吧！開始討厭“哦”這個字。昨晚想了一夜想約他談談，讓他看這些，我為什麼這

樣，希望玩之前解決這事，不管看完我們是否還是朋友，選擇交給他，也許她倆會更好，怎麼選擇我也坦然面對，雖不會像說那麼容易，只會盡力為之。打算好的結果還是……其實他問我你選擇誰了？沒選擇我啊？（我轉發別人微信你看見問的，題目我已選擇你，叫我怎麼放棄）我也知道是在開玩笑，我想帶著玩笑的話說“你”，可突然想到昨天的事讓我覺得更加討厭自己，幹嘛讓人覺得我要做小三似的，就沒發，又說了一些過激的話，還刪了他微信。

氣死我了，他是成心的嗎？過來招我，好大聲說我和他說話，等他出門她立馬追過去嬉戲，氣死我了，他這是目的嗎？利用我嗎？也許你們的關係才是最好的，祝他們快樂，好好的安撫她，別再讓她傷人了……現在她長在那屋了，我覺得她應該掉崗。我一氣之下給他已經發了絕情的話，我讓他沒公事時別進財務室。發這話時眼淚不禁流出，親戚的到來，肚痛，心痛，頭痛……可掩飾這一天的傷悲不讓人看見，真有點崩潰的感覺，沒有我，他依舊很快樂，祝福你們……外面的雨依舊下，老天也是在為我這些天哭泣嗎？老天還是很眷顧我的，讓我的親戚提前到來，讓我沒顧慮的遊玩~~~~我已知足。今天自從我說那話後，他一共進來5次，一問我保險證明的事，二借u盤，三還u盤，四放飯盒，五等刷杯子。我居然這最後一次，當他坐在我對面時，我突然笑了，我也不知為什麼了？貌似此刻氣消了！其實想想也許是誤會他，他沒這個意思，太大大咧咧了吧！也許這幾次進門他是故意的吧！還在乎我這個朋友吧！一切都是猜想，這都是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吧！這永遠也得不到回答。

一次次問我，是不是喜歡他，他說“可別這樣，都是有家的人”，這話只是在這段友誼上砍了一刀，也是一種侮辱。到了這時，是該放棄的時候了！看來異性做真正的朋友很難，學會虛偽，無情才更得人心吧！太重感情也是錯，也許這一切真的都是我的錯。

# 搭車人

大齡剩女白玲在公司是個工作勤奮認真的劳模，長相甜美，打扮前衛，為人隨和，心地善良。由於工作業績突出，所以沒人敢追，一直單身。

白玲已經三年沒有回過家，平時只是給父母打點錢。越來越想家的她，準備回家和家人團聚一次。

大年三十這天，白玲\*著車回家過年，這是一輛二手轎車。雖然白玲在外七八年掙了很多錢，足夠\*一輛新的豪車，但是她還是保持著母親勤勞儉樸的性格特點，不隨便花錢。但在父母身上，她很捨得花錢。

白玲這次精心為父母\*了些禮品，也\*了一些路上吃的食品，從城市\*車出發了。

一路在柏油路上飛馳的白玲，打\*了車中的音響，放著勁爆的音樂。

在一個柏油路和山路的交叉口，白玲猶豫了。柏油路直又寬，很好走，但是距離是山路的五倍不止。最後，歸心似箭的白玲還是選擇了山路。

在山路\*車是很考驗技術的。在城裡\*車習慣了的白玲，在山路\*上只得放慢速度，小心翼翼地向前越過一道道溝溝坎坎和一個個水坑。

白玲在一個有小路向上分岔的路口，看見了有人扛著一個行禮袋在吃力地向上爬，那個人全身髒兮兮的，好像全身都是汗。此人目光呆滯，臉色煞白，他就這樣一步一步機械地向上攀升。白玲要專心\*車，沒有多看，直接慢慢過了過去。轉彎處，是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，白玲轉過彎繼續向上爬著山路。

在一個平坦一些的地方，白玲停下了車，打算歇一歇再走，避免疲勞駕駛出現危險情況，畢竟路還很長。

白玲加大車中音響的聲音，打\*車門下車，拿出一瓶水，靠在車頭上玩著手機。

就這樣，白玲玩手机玩得正投入時，余光中發現有什麼在動。白玲慢慢轉過頭去，是剛才那個爬山的人，臉色煞白，眼神無光。白玲被嚇了一跳，“啊”的叫了一聲。那人見狀立馬跪在白玲身前。

那人說他叫何華，自己帶著哥哥何明的屍體回家，指了指旁邊的一具屍體。

何華帶著哥哥的屍體，路上艱辛，精疲力竭，又累又餓，實在是走投無路了，請求白玲的幫助，希望她可以載他們一程。

偏偏這種事讓白玲撞上，她想拒絕，但心地善良的她看到無助的何華，她又不忍心讓他絕望。她問了何華的家在哪，何華回答家在楊家溝。白玲也正好要經過楊家溝，再三考慮之後，她感覺也沒什麼，就決定幫助他們。

白玲已經清楚地知道了何華臉色發白、眼神無光的原因，是餓慘了。

她給了何華一些吃的和一瓶水，何華很感激，他感覺身前這位就是天使。他接過食物，然後狼吞虎嚥。白玲則拿出毛巾，給何明擦著臉上的

塵土，何明看上去很英武，精壯的身體，如果他活著的話，一定很精神。

何華很快吃完了白玲給的食物，精神了很多，臉色也恢復了血氣，看上去也是個血氣方剛的小夥子。

白玲讓何華把何明的屍體背上車的後座，何華在車後座扶著何明以坐立的姿勢固定在座椅上。白玲\*車上路了。

在路上，他們互相介紹。白玲比何華大，何華就以“姐”來尊稱白玲。白玲也知道了何華兄弟的一些故事。

原來，兩兄弟都是在外打工的農村\*。

何明從小練武，當過兵，後來在城市裡當保安。何華則是個大學畢業生，現在競爭大，畢業後找了個只能養活自己的工作。

何華幾天前打電話給何明約一起回家，可是何明一直不接電話。當何華來到何明的宿舍時，發現他已離奇地死在了自己的宿舍，看上去也沒有掙扎過的跡象，死得很安祥。醫生鑒定是自然死亡，為了落葉歸根，何華只能將何明帶回家安葬。本來春節的大好日子，因此成了何明的葬禮。

何華把何明裝在行禮袋中，混進了大巴車的行禮中。但在中途停車有人往行禮中拿東西時發現了何明的屍體，何華被迫下了車，帶著何明的屍體，一路步行。力氣已經用盡的他，也攔過很多過往的車輛，大家都怕晦氣，都無情又無奈地拒絕了他的求助。後來何華也絕望了，在爬山時看到了白玲的車，也沒有信心再去攔，而是繼續艱難地往上爬。

在爬山的時候，由於體力不支，何明滾了下去，行禮袋也刮破了，何華只得直接扛上何明的屍體往上爬，用盡全力爬到大路上時，遇到了白玲，就這樣得到了白玲的不吝相助。

白玲聽何華說完，感覺很不思議。從反光鏡中，白玲看到何華感激的臉，也感覺出了他的頑強。又看了看何明，一臉的英氣，又感覺生命有時又是如此的脆弱。

何華說：我哥平時也不愛說話，要是他活著的話，他也是這樣安靜地坐著。

白玲看著可憐的何華，在她眼裡，他還只是個\*，就要承受這麼大的壓力。白玲感覺幫助他們，自己是對的。

天色漸漸到了黃昏，楊家溝也不遠了。何華請求：姐，能把手機借我打個電話嗎？

白玲讓他不要客氣，把手機拿給了何華，何華撥通了家裡的電話，告訴了家人哥哥被送回來



了的消息，讓他們準備一下。

在楊家溝村口，一大群人等在那裡，他們準備了竹擔架和紅布，人們的大聲喧嘩打破了農村夜晚的寧靜，有哭得呼天搶地的，有忙著指揮接人的。

在人群前，白玲停下了車。大家合力把何明抬上了擔架。一個老年婦女走過來感謝白玲，並且給她手上系上了一塊紅布，說著平平安安、大吉大利。何華要給白玲跪下，白玲阻止住了何華，並說這是自己能力所及，讓他自己不用想太多。

白玲上車離\*時，何華注視著白玲離去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。何明的屍體被村民們抬的時候，似乎大動了一下，人們都很驚喜，但大家又說是他們動著了，不是何明自己動的，所以大家都不以為意。白玲離\*楊家溝村口繼續踏上自己的回家路。漸漸地，天色已黑，白玲\*車更加小心謹慎。楊家溝村因村旁有一條河溝得名，車路要經過那條河溝。在楊家溝的河溝裡，白玲的車似乎出了故障，向著邊上傾斜，越來越斜，快要翻倒的那一剎那，好像有什麼力量，讓車馬上回正了，白玲被驚嚇得大叫了一聲，又繼續\*車駛過了河溝。慶倖自己大難不死必有後福。在一座崖前，白玲的車熄火了，怎麼打火都打不著，突然前方幾米處滾下來幾個大石頭，滾下了山去，白玲感到自己真的很幸運，車偏偏在這時熄火，救了自己一命。又打一次火，一下就著，白玲\*車前去。在經過一根電線杆後，有一根電線掉了下來，正好落在車後面，火花四射。而白玲沒有發現這個情況，繼續向前謹慎地\*車。白玲把車\*上了懸崖的路，突然手失控了，像抽筋一樣，把方向盤猛往懸崖邊上打去。在快要到懸崖邊上時，她的好手好像被電了一下，突然就松\*了，方向盤自己就回正了，車又\*回了路中間。白玲感覺是

有什麼在整自己，又有什麼在幫自己，這令她瞬間害怕起來，同時又欣慰有什麼力量在幫她。她不敢逗留，馬上\*車離\*。白玲的車一路顛簸，來到了李家墳。有兩人攔車，希望搭個便車。當時白玲正是害怕的時候，她想有人上車也好，有人一起，自己也不會太害怕，於是她讓兩人上了車。她不知道的是，這兩人並不那麼簡單，這兩人上車，那後面的麻煩可能就接踵而至了。不管怎麼說，誤打誤撞，反而讓白玲放鬆了很多，也不算絕對的壞事。她看了看反光鏡，兩人發出特殊的笑容，好像什麼要得手了一樣。白玲沒有管那麼多，只希望行程快點結束。行駛了不遠，兩人就要求下車，選一副知錯了的表情。無奈兩人下車後，白玲又是自己一人上路。\*著車的白玲感覺自己車裡好像有人，於是隨意看了看反光鏡，反光鏡裡，後座空空的，什麼也沒有。經過一座橋時，黑夜中，橋上攔杆邊站著一個白影。白玲看了一眼，沒有停下來，繼續往前\*。車離\*後，那個白影飛速向前跑向白玲車的方向，卻被一股力量拋下了橋去。過了那座橋，前面就是平路了，路也好了很多，不太容易出事了。橋頭，一個背影朝著白玲車的方向站著，看著裝和體型，和何明的一模一樣。背影輕輕舉起手，向白玲離去的方向揮了揮手。白玲的車駛上了大路，路越來越寬，越來越直，慢慢地，燈火通明，白玲到了家所在的小鎮。白玲打\*車門下車，幸福地看著天空中燦爛的煙花。後來白玲把這一路的事情告訴了家鄉的親戚，親戚們覺得她能平安地回來，很幸運。因為，夜裡走那條路的二手車，有很多都出了車禍，而事故二手車則全部都出了車禍，無一生還。後來，白玲在修車時，修車師傅很肯定地告訴了她，她這輛二手車，曾經是輛事故車。